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八零年



1980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80 年

- 我是怎样被推进儿童文学作家队伍里去的 …
…………… (2)
- 我的祝愿 …………… (8)
- 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
——给台湾同胞的一封信 …………… (10)
- 三寄小读者 (通讯十) …………… (13)
- 为的是要记下这几句话 …………… (17)
- 致台湾同胞 …………… (19)
- “时代文学丛书”自序 …………… (22)
- 呵, 团城的珍珠 …………… (23)
- 空巢 …………… (26)
- 不应该早走的人 …………… (38)
- 我和小读者 …………… (40)
- 高歌直下大江东
——参谒日本岚山周总理诗碑时作 …… (46)

光辉灿烂的虹桥	(47)
致巴金 (5月8日)	(50)
一衣带水寄东邻	(52)
自传	(56)
《燃灯者》..... [马耳他] 安东·布蒂吉格著	(60)
《关于女人》三版自序	(114)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116)
致赵清阁 (12月24日)	(118)

1980 年

我是怎样被推进儿童文学 作家队伍里去的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为《我和儿童文学》写一篇文章，为了要弄清“儿童文学”这个名词的概念，我有了一九四七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上面说：“以儿童为本位而组织之文学也……儿歌、民歌、神话、童话、动植物故事、寓言、谜语皆属之。”我又查了一九七九年九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上面说：“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包括童话、诗歌、戏剧、小说、故事等……”

对照这两段的儿童文学定义，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写过可以严格地称为儿童文学的作品，即使勉强说是有的话，也是极少！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地挤入或是被推进儿童文学作家的队伍里的！

半个世纪以前，我曾写过描写儿童的作品，如

《离家的一年》、《寂寞》，但那是写儿童的事情给大人看的，不是为儿童而写的。只有《寄小读者》，是写给儿童看的，那是在一九二三年我赴美留学之前，答应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我会和他们常常通讯，当时的《晨报》副刊正开辟“儿童世界”一栏，编辑先生要我把给孩子们写的信，在“儿童世界”内发表，我答应了。《寄小读者》虽然写了二十多篇，但是后来因为离孩子们渐渐远了，写信的对象模糊了，变成了自己抒情的东西，此后也没有继续下去。

《再寄小读者》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期开始写的，那时作家们彼此挑战，说自己要在一年中写多少个剧本，写多少篇小说，我说我写不出什么东西，有同志便向我建议，说我可以写《再寄小读者》。那些年我常常出国或在国内参观访问，我就把在国内外的见闻，记下一些给小读者们看，这里面多半也是些抒情写景之作。

《三寄小读者》是在“四人帮”打倒，《儿童时代》复刊之后开始写的，在拨乱反正时期，我又拿起笔来，把我自己所看到想到的、有益于小读者们身心健康的事情，讲给他们听听。

检查起来，我并没有写过童话、儿童剧、儿童诗……只不过凭着几十封写给儿童的信，就挤进了儿童文学作家的队伍，这真是使我惭愧！我必须把这事

实“说清楚”，来减轻我的“内疚”！

但是，以一个热爱儿童、关心儿童、爱听儿童故事、爱读儿童文学作品的人的身份，来谈“我和儿童文学”，我的兴致就高起来了。在我识字以前，我听过许多儿童故事，如“老虎姨”、“蛇郎”、“狼外婆”等等，不论是南方人或是北方人对我讲的，故事情节都大同小异，也都很有趣。那个可怕的“姨”或者“外婆”，在北方人口中就是“狼”，在南方人口中就是“老虎”。这些可怕的动物，最后也总是被打死了，或是夹着尾巴逃跑了，故事就胜利地结束。

至于儿歌或民歌，我听过的就更多了。用福建话唱的，多半是写不出来的，因为福建省方言多半是有音无字的，译意写下来，就不能合辙应韵了。比如：

月光光 照池塘

或：

真鸟仔 啄波波

我至今还会唱，但是我写不出来。
用北方话唱的就不然，如：

拉大锯 扯大锯
姥姥家 唱大戏

.....

金轱辘棒 银轱辘棒
爷爷打板奶奶唱
一唱唱到大天亮

.....

生活趣味很浓，音韵又好，我们都极其爱听，但也有听了使人难过的，如：

小白菜呀
地里黄呀
七八岁呀
没有娘呀

.....

唱的声音是凄凉的，到这时候，我就捂起耳朵，央求她不要再唱下去。

到了能够看书以后，我看了不少写给大人看的书，其中只有《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中的某些故

事，我认为是加工了以后，还是可以给儿童看的。我接触到当时为儿童写的文学作品，是在我十岁左右。我的舅舅从上海买到的几本小书，如《无猫国》、《大拇指》等，其中我尤其喜欢《大拇指》，我觉得那个小人儿，十分灵巧可爱，我还讲给弟弟们和小朋友们听，他们都很喜爱这个故事。

至于儿童剧，是我在一九二〇年左右才接触到的。那年华北水灾，我们大学的学生会为要筹款救灾，演了一出比利时作家梅德林克写的《青鸟》，剧本是从英文译出的，我参加了翻译和演出的工作，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剧本，观众也很欣赏这出儿童剧。

此后的几十年中，我读了一些外国人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如：丹麦作家安徒生写的童话，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给儿童看的小说……但是使我感到兴奋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作家写的作品，如叶圣陶老写的《稻草人》，张天翼同志写的《宝葫芦的秘密》。在天翼同志的作品中，我特别喜欢它，因为它紧紧地扣住当时儿童的学校生活，又充满了幻想和幽默的色彩。这以后又读到了柯岩同志的儿童诗，那的确是从儿童嘴里唱出来的自己的感情和理想。还有高士其同志以残疾之身，孜孜不倦地为儿童写了几十年的精彩的科学诗文，他的精神使我感佩！

写到这里，笔下有点收不住了！许许多多我们自己的儿童小说、儿童剧、儿童诗的作者的面庞和名字，一齐涌到了我的笔端！这些名字都是我们和小读者们所熟悉的，我不一一列举了。作为一个读者，在这里，我谨祝愿他们在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际，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祝愿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促使我们儿童文学蓬勃繁荣、争奇斗艳的新阶段，尽快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一九八〇年一月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我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

我的祝愿

我没有写过童话，但我很喜欢读童话，因为我有时需要给幼儿们讲童话。

据我的经验，为现代儿童、特别是幼儿所能接受而且喜爱的童话，其中的“人”和“物”往往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而亲切的。“人”呢，就是他们的父母、老师、医生、民警叔叔和解放军叔叔等，而不是《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物”呢，动物方面就是小猫、小兔、小马，植物方面就是向日葵、喇叭花，而不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圣诞树”。因为儿童，特别是幼儿的脑中没有“皇帝”和“圣诞树”这种概念，要引起他们的联想，就要费很大的功夫来解释。

因此，要为我们中国现代的儿童写童话，除了文字必须浅显易懂之外，还必须熟悉儿童和他们周围生活中的一切，比方说他们有时会从拖拉机、起重机、收音机甚至电视机里，引起很神奇而美丽的想象

和幻想。童话的作家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人”和“物”写出生动、曲折而又合乎逻辑的故事，来培养他们爱祖国、爱人民、讲卫生、懂礼貌等等的美德，给他们打好成为一个优秀公民的基础。

这只是一个读童话和讲童话的人的想法和希望，我谨祝童话作家们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童话》[一]，新蕾出版社 1980 年 5 月初版。）

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

——给台湾同胞的一封信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快到了，为了庆祝我们的传统节日，这里的各机关各学校的假期都比较长，好让我们九亿人民有从容的时间探亲访友，畅叙衷怀。这时我不能不想起和我们只相隔盈盈一水的台湾同胞。何时何日我们和你们才能互通音讯或握手言欢呢？

亲爱的同胞们，去年的一月一日，我们在大陆的九亿人民曾委托我们的人大常委会，发表了一封告台湾同胞书。这封信把祖国应当早日实现统一的道理，说得十分透彻，把大陆同胞对于早日通商、通航、通邮的愿望，也讲得非常热切，代表了 we 真诚一致的心意，不知你们看到听到了没有？我们是如何地悬念呵！

这封信发出了之后，我们大陆九亿人民就在自

己工作的岗位上，作出了行动。外贸部、民航总局、邮电部，都准备好条件，积极地期待着台湾方面作出响应。我们的全国工商联、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青年联合会以及全国体育总会等等，纷纷对台湾同胞发出了邀请，中国旅行社还为要来大陆探亲访友、参观访问的台湾同胞，做好了一切安排。总之，在海峡的这一边，有九亿双热情之手，向台湾伸出去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的力量！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因为三十年的长期隔绝，真相不明，同胞们对于大陆方面种种的不安和疑虑，我们是深深理解的。但是要“真知”只有“灼见”，“百闻不如一见”，是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明智的语言，这就是我们热切地建议并要求通邮、通商、通航的原因。我们遍布全球的侨胞们都回来探过亲、访过友、游览过祖国的美丽山川，交流过有益于祖国建设的工作经验。这其中就有许多是侨居外国的台湾同胞。你们想必也间接地听到了一些消息。我们想，如果在海外的同胞们都能够万里归来，那么只隔盈盈一水的台湾同胞为什么就不能排除一切障碍，尽快地回来看看呢？

而且，我们在大陆的同胞也热切地希望能去到台湾，看望我们的旧友，拜访我们的新知。我自己从

未到过台湾，我渴望在我有生之年，能亲自会见台湾的兄弟姊妹，请教台湾的历史，瞻仰台湾的古迹，游览台湾的阿里山和日月潭，我希望台湾同胞们能帮助我早日实现我的梦寐以求的心愿。

在这里，为了帮助大陆人民尤其是年青人对于台湾的历史和近况的了解，我们出版了台湾作家的小说集、散文集等。我们不但在北京、上海等全国性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了台湾近代作家的作品，而且在地方性或大学生办的刊物上，也介绍了台湾青年作者的诗文，这些都是大陆人民“台湾热”的一种具体的表现。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我们和你们合起来的十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我们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我们的勤劳勇敢的人民，现在正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贡献出自己一切的力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我们的肩上！让我们尽快地把我们的力量汇合在一起为我们的共同的伟大事业努力奋斗吧！

祝你们新春快乐！

谢冰心

三寄小读者

通 讯 十

亲爱的小朋友：

八十年代又过了三个星期了，日子过得多快！前些时候我忙于许多事务，不愿在烦杂的心情之中，给你们写信。昨天，偶然在一位朋友家里，见到一位海外归来探亲的老人，谈了一个下午，他的谈话使我欢喜而又兴奋，我趁今天早起神清气爽的时光，来向你们报道我所听到的一切。

这位老人和我同岁，也是“世纪同龄人”了，他高兴而又慨叹地说：“从我离开祖国三十五年，我已经回来三次了。第一次是一九五九年秋天，我首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环顾四周，天安门楼披上了庄丽的新装，两旁的高大建筑，是那样地端严肃穆，路上来往如织的行人，都是那样地健壮愉快，我高兴得落下了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又到海外去，我觉得我

胸背也挺直了，说话的声音也洪亮了！第二次回来，是一九七六年的春天，那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周总理又逝世了，到处看到的都是伤心惨目的景象，我的心凉了下去，觉得似乎中国一下子又垮下来了。但是，这一年的清明节，我又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那花山，那诗海，那愤激奋发的人潮，我的心血又沸腾了起来，我流着泪握着一个正在抄诗的少年的手说：‘好好干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但我还是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海外去的。这次回来，是第三次了，我所看到的比我在海外所想象的或听到的好多了。只有您和我这么大岁数的人，才能体会到把‘四人帮’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到现在这个样子，是多么不容易！当然我也看到了许多缺点，比方说，都市的大街上有一些青年人，穿着五颜六色的奇装异服，留着长发和胡子，嚼着口香糖，哼着海外六十年代流行的、有教养的外国人也不唱的小曲！但是，在我的亲戚和朋友家里，却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精华，他们的第二代，也就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吧，这些人在他们工作的单位里，多半都是骨干。他们在吃和穿上都十分俭朴，最使我感动的是在他们居住的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小小的一张书桌上，他们还在认真地辅导他们孩子们的学习，直到孩子们睡了以后，他们才开始摊开图纸或拿出书本，专心致志地做自

己的工作！而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第三代吧，大都是健康活泼的、大方有礼的。单就这些孩子们对我这个海外归来的陌生老人，那样的恭敬和温暖来说，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良好亲密关系，并没有丢失。这使得我习惯于‘金钱第一’的社会空气的人，忽然闻到了一种健康清新的气息！

“我承认我们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是远远地落后于西方的，但是我们有这么多年轻有为的青年人少年人，只要大家万众一心，艰苦奋斗，迎头赶上，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大有可能的。但一定要‘万众一心’，一定要‘艰苦奋斗’，不然的话就难说了，您说是不？”

“至于我们海外华人呢，我们也有我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也都是热爱祖国的。他们都愿意在科学技术上，尽上自己的所知所能，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大厦添砖添瓦……”

他的红光满面的笑脸，和恳挚洪亮的笑声，一直在我面前耳中荡漾。亲爱的小朋友，记得我小的时候，总喜欢坐在老人旁边，听他们谈着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将来的憧憬。他们的话对我往往有很大的启发和鼓励。现在我把这位老人的这段谈话，珍重地告诉你们，希望你们知道了也记住：有多少我们海外的亲人们，把对祖国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你

们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呵！

此信到时，你们已经考完了学期考试，在欢度寒假了，祝你们健康快乐！

你们的朋友 冰 心

1980年1月22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80年2月16日第4期。）

为的是要记下这几句话

前几天有几位《北京晚报》的编辑来看我。二十年不见了，光阴逝水，人事沧桑，在一阵兴奋而杂乱的谈话之后，他们就言归正传，要我为他们的报纸继续写点短文。

我笑说：“二十年之后，要我再弯下腰去‘拾穗’也就不太容易了。”

一位“老”编辑笑着说：“我记得二十年前的一天，我来取稿的时候，您曾同我说过，周总理很鼓励您写《拾穗小札》。就是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里，总理对您说过：‘冰心同志，你又在写文章了，好嘛，继续写下去。’”

我呆了一呆，说：“我怎么一点都记不得了？”

另一位“老”编辑笑说：“是的，一点不错，那时期大约是在我们报纸发表您的短文《走进人民大会堂》之后，广州会议之前。他一回来就告诉我，我们还告诉了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她也记得。”

我想了一会，说，“你们把这几句话再说一遍。”

一位年轻的编辑连忙从小本上撕下一张纸来递给了我，我又向他借了一枝笔，把这几句话记了下来。

他们走后，我就陷入了沉思。在细细的回想之中，我的心潮一浪高过一浪！它不断地冲击着我的记忆的岩石，喷溅出一朵朵璀璨的浪花！

那几年，我们常有机会在人民大会堂里见到总理。他在百忙之中，回头看见你，总会同你热情而爽朗地招呼，也总会同你说几句关切而鼓励的话。这些话像春天的细雨，不论是参天的万木或是一针的新碧，都得到了滋润……

电话的铃声响了，是那位年轻的编辑来催稿了。我提起笔来，写下这段短文，只为的是要记下这几句话！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80年2月15日。）

致台湾同胞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北京中央广播电台，挑选了我的三篇小说，向台湾同胞们广播，我感到高兴而又惭愧！我没有深入群众的生活，写作的视野不宽，深度和广度都很不够，这三篇东西都是当时当地我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有感而发的，第一篇《两个家庭》是 1919 年写的，也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创作。那时的中国政府腐败无能，使得学成归国的有志的年轻人，爱国有心，救亡无力，小说中的陈先生就是顶不住环境的压迫，而抑郁致死。第二篇小说《分》，是写 1931 年我自己在医院里耳闻目见的，因为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使儿童们一出生就走上不同的道路，不甘受悲惨命运的支配的，就要勇敢地起来反抗。第三篇是 1943 年我在四川重庆所目睹的、许多家人在沦陷的北平，而身居敌后的重庆，妻离子散，生活不安，当时的重庆中国政府又无心抗战，因而在敌后的许多单身人中，发生了种种不

应发生的悲剧性的社会问题。这使我想起自从台湾和祖国分离以后，一定也会有许多类似的情况，何年何月我们才能驱散这重重的云雾呢？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台湾，更因为在台湾还有我的亲戚朋友，以及我神交已久的作家们，使得我对于这座离开母体三十年的台湾宝岛，常是念念不忘。我常想我们只相隔盈盈一水，为什么在世界各地侨居的同胞都可以万里迢迢，归来欢聚，而我们却不能享受这种快乐呢？我在北京曾会见过从美国或其他地方回到祖国探亲访友的作家，并从国内的许多文艺刊物上，看到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我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要出版一些台湾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里都洋溢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怀念，以及台湾的历史事迹和台湾现在的社会情况，使我对于台湾和台湾的作家有更深的向往！是什么人为的阻力，使得我们不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呢？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台湾和祖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的潮流是不会倒退的，也从来没有倒退过！顺应潮流，推进潮流，是我们十亿同胞的共同责任，尤其是作家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都用我们的一支笔，满腔的爱国热情，共同来完成这神圣的事业吧！

冰 心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六日春节

“时代文学丛书”自序

这本集子里的小说、散文和诗歌，都是从1979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桔灯》和《冰心选集》里选出来的。这两本集子以外的旧作，数十年来，几经离乱，大都散失了。至于1976年以后写的一些散文：《晚晴集》，已交给天津人民出版社，尚未能选出编入。

重新看了这些篇目，半个世纪以来的一桩桩往事，一幕幕情景，过电影般真切地掠过了我的眼前，引起了我的一些怅惘和一些喜悦……

香港时代图书公司，要把我的这些零碎的生命中的短小记录，编入“时代文学丛书”，列入当代作者的鸿篇巨著之后，虽然大海不择细流，但我仍是十分惭愧的！

一九八〇年二月廿九日

呵，团城的珍珠

我是在听过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的广播以后，满怀着乐观兴奋心情，登上北海团城的。

这座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小的、我最喜爱的城堡，珍珠般地镶嵌在我们的首都北京城的中心。西望是远在数十里外连绵围抱的西山，东望是近在眼前亭台掩映的景山，在北海和中南海这两片“海”水上，春冰未泮，“海”面上还笼罩着一层光雾，而今天，在北京人们的脑海中，已经是春水涟漪，春光荡漾了！

中国妇女轻工产品展销会，就是在万众欢腾的时刻，妇女自己的节日之前，在北海团城举办的。

我缓步登上弯曲的层阶，上到城头，在璀璨的阳光和清新空气之中，穿过苍松翠柏，拜访了举办这个展销会的负责人。她热情地接待了我，告诉我这个展销会是轻工业部、全国妇联和北京市妇联联合举办的。在团城的一殿、三室、两亭里，展出的虽然是一部分小型产品，但却可以看到我国广大妇女工人在

新长征路上，从事轻工业生产的劳动成绩。她还郑重地告诉我：在轻纺工业中，女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而在美术工艺系统，女工人数则占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这是多么庞大而又显示了巨大力量的比例数字！

“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在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轻工业建设是仅次于农业建设的当务之急。我们的妇女工人们除了以中国人民的聪明、勇敢之外，还以她们细心、耐性的特长，飞针走线，精雕细刻，制作出种类繁多的轻工业品，来丰富和美化人民的生活，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和对外贸易。这个展销会上的每一件轻工产品，都凝聚了姐妹们对自己的节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一片深情！

因为我今天还要赴另外一个会，只好走马看花地把琳琅满目、万紫千红的产品，匆匆地看了一遍。每一个展览室里的玻璃橱旁，都层层迭迭地站满了笑语纷纭的参观的人们，我在人群外围站了一会深深地领略了这赞叹欣赏的气氛。

我缓步走下团城的层阶。作为一个中国妇女，我感到自豪和喜悦。我望着宛若张开的蚌壳似的中南海和北海，心想，团城多像珍珠啊！那团城上展出的中国女工制作的精巧的产品，不也是一颗颗闪光的

珍珠吗？

（本篇最初发表于《工人日报》1980年3月8日。）

空 巢

老梁左手叉在腰上，右手扶着书架，正佝偻着在看架上排列的书呢。我默默地望着他的肩部隆起的背影，慨叹地想：他老了，我们都老了，一晃就是三十多年啊！

他是我在大学时代的同屋同级生，他学的是历史，我学的是文学。我们很合得来，又都喜欢交朋友，因此我们这个屋子是这座宿舍楼中最热闹的一间。毕业后，我们又都得到了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虽然我在中部，他在西部，我们却是书信不断，假期里也总要跑到一起去。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我们又同时回国，不过他的成绩比我好——带回了一位在美国生长、很能干很漂亮的夫人美博。我是回国以后才和一个那时正当着中学教师的同学华平结了婚。我和老梁又同在一个大学里教课，住处又很近，两位夫人也很合得来，因此，我们两家同年生的儿女，就是两位夫人以自己的名字替彼此的孩子起的。我的女儿叫

陈美，他的儿子就叫梁平。

解放前夕，有一位老教授，半夜里来把我们叫到一起，动员我们乘明天“抢救教授”的飞机离开这危险的故都。本来已是惊惶失措的美博，就怂恿老梁接受这个邀请，匆匆忙忙地连夜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带着儿子走了。华平却很镇静地说，“怕什么？我们到底是中国人，共产党到底比国民党强，我死也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留了下来，从此，我们和老梁一家就分手了。

甬道那一边的厨房里，不时送来一阵炒菜的声音和扑鼻的香味，妻和女儿正在厨房里忙着呢。老梁抽出一本《白香山诗集》来，放在桌上，回头笑对我说：“好香！在美国的我家里，就永远闻不到这种香味。”

他在对面的椅上坐下了。我看他不但背驼得厉害，眼泡也有点浮肿了。

我说：“你难道就不做中国饭吃？”

他说：“美博死后，我自己很少做饭，麻烦得很，一个人吃也没有意思。”

我说：“那么，梁平和他媳妇就不回来了吗？”

他笑了笑：“咳，他媳妇是美籍意大利人，不像咱们中国人那样，来了就炒菜做饭——这，你也知道——我还得做给他们吃呢！”

这时我的外孙女小文放学回来了，她跑了进来，看见屋里有客人，就轻轻地放下书包，很腼腆地走到我身边。我把她推到老梁跟前，让她叫“梁爷爷”，她用很低的声音叫了一声，就又要回到我这边来。老梁却把她拉了过去，从头到脚看了看，笑说：“你长的真像你妈！我走的时候，你妈也就像你这么大。你爸爸呢？”小文说：“我爸爸今晚上在机关里值班……”老梁仿佛没有听见，却站起来说，“我差点忘了，这里有一点点我送给你们的东西……”说着就打开他带来的一只鼓鼓的黑提包，掏出一罐浓缩咖啡，一条骆驼牌烟和一个手掌大的计算机。他一面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一面对我说：“这罐咖啡是送给你们一家的；这条烟是送给你的，还是你爱抽的老牌子；这个计算机是送给小美子的……”他把计算机递给了小文说，“我不知道有你，没给你带礼物来，下次再说吧。这计算机你也可以玩，可别带到数学班上去，听见没有？”小文高兴地说了声谢谢，拿着计算机就跑到厨房里去了。

女儿从厨房里出来，一面撩起围裙擦着手，一面笑说：“谢谢您，梁伯伯，这计算机我正用得着。您又送给爸爸烟了？我们好容易才逼着他把烟戒掉了。他那几年在干校抽得厉害，下面屋里没火，他又常犯

气管炎……”

妻在厨房里叫：“小美子，你又跑了，看看饭锅里要不要加水！”

女儿笑说：“来了，来了，”回头要走。

老梁吸了一口气，说，“提起干校来，你那几年日子不好过吧？六六年夏天，我不是回国来了吗？那天正在你们传达室里打听你的住处，正巧遇见你们一帮教授从‘四清’回来，刚到校门口，就有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围上前来，把你们拉下卡车来，戴上高帽，涂上黑脸，架着往广场上走，吓得我赶紧跑了。那一年回来，什么人我都没见着，就回到美国去，把你的情况对美博讲了，她难受得哭了一夜……”

这时，还站在门口的女儿，又笑着进来说，“梁伯伯，您不是很会做菜吗？快来给我们当个参谋吧。”老梁也笑着起来，跟在她后面走了。……

老梁看到我涂黑脸的那一天，只是十年浩劫的开始！从那以后就是抄家、搜书、住牛棚、写检查……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下意识地拆开了桌上那条长方形的纸包，拿出一包骆驼烟来，抽出一根烟，找出一盒火柴，划了一下——我的眼前忽然冒出一阵火光，火焰下是一大堆烧着了的卡片……那是我二三十年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了几十万个小时搜集起来的资料呵……

我点燃了烟，猛吸了几口，我又下意识地用手挥拂着眼前的浓烟，似乎要赶掉眼前的幻象。

小文忽然跑了进来，把我手里的烟夺了过去，在烟碟上按灭了，撅着嘴说，“你又偷偷抽烟了！妈妈和姥姥在厨房里都闻见烟味了，叫我来管你！”我笑着拧着她的嘴巴说，“这倒好，你们回来，倒多了几个管我的人。”她拍地一下把我的手打下去，也笑着说，“本来嘛，妈妈说组织上把我们 from 西南调回来，就是要我们照顾你，不，就是要管你的！”

老梁进来了，问，“你们闹什么呢？来，小文，你给我念念这首诗。”说着他把翻开的《白香山诗集》递到小文手里。小文羞怯地看了我们一眼，一字一字地念下去：

梁上有双燕
翩翩雄与雌
衔泥两椽间
一巢生四儿

念到这里，她抬起头问老梁：“这个‘梁’字，就是您姓的那个‘梁’吧？”

老梁拍着小文的肩膀，大声地夸奖说，“你真是了不起，认得这么多字，念得还真够味儿！”

我笑了，“人家都上小学三年级了，该认得好几千字了。”

这时小文已念到：

一旦羽翼成
引上庭树枝
举翅不回顾
随风四散飞
雌雄空中鸣
声尽呼不归
却入空巢里
啁啾终夜悲

老梁忽然两手抱着头，自己低声地念：“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却入空巢里……”

小文把这首诗念完了，看见老梁还没有抬起头来，就悄悄地放下书，回头望我。我向她点了点头，她就悄悄地走了出去。

我大声喊道：“老梁，你这一次来还要呆多久？”

他惊醒过来，坐直了，仿佛忘了刚才让小文读诗那一段事似的。他叹了一口气说，“明天就走，我的情况不容我久呆呵。”

我没有说话，只望着他。

他低头看着自己互握的手，说，“说来话长了，可是还得从头说起！我们到美国的头十年，美博也出去工作了，我们攒钱买汽车、置房子和一切必需的家庭用具……这都是在美国成立一个家庭的必要条件，而最要紧的还是为梁平储蓄下读大学的费用……可是到了梁平读完了大学，找到了工作，又结了婚，我也到了退休年龄，而……而美博也逝世了。”

我像安慰他似地，说，“你退休了，正可以得闲著书了。”

他苦笑一声，“著书？我是非著书不可，退休金不多，我要交的所得税可不少！我把我们家楼上的几间空屋子租给几个大学生住，不包饭，我自己每顿只吃一点简单的饭。就是做一点饭，我的锅勺盘碗，也是隔几天才洗一次！幸亏有一个朝鲜的学生，研究明史的，常来问我些问题，他来了就替我做饭，并替我洗碗，这算他给我的报酬，但是他也和我一块吃饭，这又是我给他的报酬……”

我打断他，“你不是提到著书吗？”

他又凄然地笑了：“对，为了生活下去，我必须弄点版税。你不知道现在美国出一本书多么困难，我又不会写小说，就是一本小说，能畅销，也极不容易，请名家写一篇书评比登天还难。我挑了一个新奇而又不容易‘露馅’的题目，就是《中国的宦官制度》。

这次回国就是为搜集材料而来的，没想到北京的许多图书馆还没有整理好，有的没有介绍信还进不去……我想明天到上海看看，我的北京侄子家里也不能久住，他们两口子带两个孩子只有一间半屋子，让出半间给我，当然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不便，虽然他们坚持说住家里比住旅馆节省得多……好了，不说了，老陈，你们现在怎么样呢？”

我笑了一笑，又想伸手去拿烟，立刻自己控制住了，说：“华平不错，她一直在中学教书，当然也有几年不大顺心的日子，现在好了，她也已经退休了，可是她还得常到学校里去。本来我从五七年以后，就不能教书了……调到图书馆里工作，也好，我搜集了不少的资料卡片。六六年以后，我的那些卡片，连同以前的，也都被烧掉了！这以后的情况，也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但我还是活下来了，我始终没有失去信念！我总是远望着玫瑰色的天边！……我闲了二十年，如今，政策落实了，我也到了退休年龄，反倒忙起来了！我说我上不了大课，但学校里一定要我带研究生，还好，这几个研究生，都很扎实，很用功，只是外文根柢差一些，看不懂外文的参考书，本来嘛，他们整整耽误了十几年，他们中间年纪最轻的也有三十多岁了……”

老梁用回忆的眼光看着我说，“我们像他们这样

年龄，已经当上教授、系主任了。”

我说，“正是这话——他们正努力地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我也是这样，恨不得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们，好把‘青黄’接了上去，可是这二十年来我自己也落后了，外国寄来的新书，有许多名词我都看不懂，更不用说外国的作家和流派了。明年春天，我还要跟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我真不知道如何对付！同时，我还有写不完的赶任务的文章，看不完的报纸刊物，回不完的信件，整天忙得晕头转向！”

老梁猛地一下站了起来，说，“能忙就好，总比我整天一个人在‘空巢’里呆着强……”

女儿端了一个摆满餐具的盘子进来，我也站了起来，同老梁把靠墙放的一张方桌抬到屋子的中间。女儿安放好杯箸，便和妻进进出出地摆好一桌热腾腾的菜。女儿安排老梁、我和她妈妈各据一方，她自己和小文并排坐在老梁的对面，又拿起茅台酒瓶来，笑着说，“三十年不见了，今晚妈妈陪梁伯伯喝一杯，爸爸喝多了不好，少来一点吧。”妻忙说，“梁伯伯是不会喝酒的，茅台酒又厉害，这瓶酒是我让他带回去当礼物送人的，大家都少来一点，意思意思吧！”老梁却一把把酒瓶夺了过去，满满地斟了一杯，一仰脖就干了，又满满地给自己斟了一杯，还替我和妻斟了半杯。他一边用手背抹了抹嘴唇，一面大声念：

十觴亦不醉
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

念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一仰脖又把第二杯酒喝干了，这时他满脸通红，额上的汗都流到了耳边。妻连忙从他紧握的手里，夺过酒瓶来，说，“吃菜吧，空肚子喝多了酒要伤人的！”女儿连忙又把妻手里的酒瓶，放到窗台上。老梁颓然地坐了下去，拿起筷子，睁着浮肿的眼皮望着妻和女儿，说，“你们不但管老陈，还要管我！我是多少年没人管的了……可是我要是有人管，那有多好！”

这一顿饭一点不像好友久别后的聚餐，老梁是一语不发，好像要拿饭菜去堵回他心里的许多话，我们也更不敢说什么。小文惊奇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赶紧扒拉完一碗饭，就溜回她们屋子里去了。

妻和女儿撤下饭菜去，把果盘和果刀摆上的时候，老梁已完全清醒了，他接过小手巾来，擦了一下他的煞白的脸，正要说话，门外一连响了几声汽车的喇叭。老梁抬头望着窗外说，“对了，是我侄子替我叫的出租汽车，说是夜里坐公共汽车进城怕不方便

……”女儿赶紧站了起来，说：“梁伯伯，您别忙，我出去和司机说请他等一会儿，您吃完水果再走。”说着就跑了出去。

老梁三口两口地把妻给他削好的几片梨，都吃了下去，一面站了起来。提起皮包，伸手便到窗台上去取那瓶酒，妻按住他的手，笑说：“这瓶不满了，等老陈明春到美国时再给你带一整瓶去。”他没有说什么，我帮他披上大衣，我们去到门口，正碰见女儿回来，老梁忽然问，“小文呢？”女儿说，“她大概睡了。”老梁说，“我去看看她。”

女儿把老梁带进她们的屋里，打开床侧的灯，在书架后面一张双人床旁边，一张小帆布床上，小文把被子裹得紧紧地，睡得正甜呢。老梁低下头去，轻轻地吻了她一下。妻笑说，“你还是那样地爱小孩。梁平有孩子吧？”

老梁冷冷地笑说：“没有，他的媳妇儿嫌麻烦，不要，可她还养了两只波斯猫！”

女儿笑着打岔说：“您看我们这屋里多挤！这本是爸爸和妈妈的书房，让我们给占了。”

老梁把灯关了，一面走出来，一面回头对我们说，“你们这个‘巢’多‘满’呵！”

司机从里面把后座的车门推开了。老梁拱着背上了车，却摇下车窗来，对女儿说：“小美子，外面

风冷得很，你快陪爸爸妈妈进去吧。”

车尾的红灯，一拐弯就不见了，女儿扶着我们的肩，推着我们往回走，我们都没有说话，眼前却仿佛看见老梁像一只衰老的燕，扇着无力的翅膀，慢慢地向着遥远的空巢飞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方文学》1980年3月号，后收入《晚晴集》。）

不应该早走的人

三月九日早晨，我给李季同志打电话，来讲话的却是丁宁同志。我说：“我找李季说话。”她说：“李季不在了。”我问：“他在哪里？”她哽咽着不知回答些什么。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但也一下子全糊涂了！我的脑子里好像塞进了一团泥土。

只在几天以前，我还见过他，我们坐得很近，但没有说上几句话。那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会，我有事来晚了，想在门边找个地方坐下，李季正在主持这个会，他笑着站起来招手说：“余太君来了，这边坐吧。”说着就把我拉坐在他的旁边。这个会继续开了下去，在几位同志讲过话之后，李季回头对我说：“你有事早走，就先讲几句吧。”我把我的意见谈了几句，因为是提前退席，我悄悄地低着头走出来，也没有回望他一眼！

李季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高兴，谈话也很幽默，这余太君的外号，就是他给我起的。但是我们

谈起公事来，他又是很诚恳，很严肃，我总觉得他真是像我们的一位同志说的，“是个金不换的干部。”但是“命运”究竟用了多少比万两黄金还贵重的珍宝把我们这个仅仅五十八岁的大有作为的生命换走了呢？！

十九日下午，我去参加了李季的追悼会，进入礼堂，抬头看见了他的满面含笑的遗像！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我从来不到朋友的追悼会！”是否怕自己太伤感太激动了呢？他没有说明。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料到我会在一个追悼会上，看到高高挂在礼堂墙上的李季的遗容！

人到老年，对于生、老、病、死这个自然规律，看得平静多了，透彻多了，横竖是早晚的事。不过就年龄而言，就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而言，他的确走的太早了，他是一个不应该早走的人！

他匆匆地走了，他走前还安排了许多工作，我只有把他安排给我的一部分工作做好，以此来纪念他！

1980年3月30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80年4月2日。）

我和小读者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我和小读者》。刚才，桑原武夫先生希望我以作家的身份来讲话，可是，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以作家的名义来讲话。因为我从小就想当医生，一直致力于医学的学习，对于写文章却没有什么兴趣。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了，当时我十九岁，正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学习。当时我担任学生会宣传股的股长，因为每天要外出进行巡回的宣传活动，所以理科方面的课程都不能按时参加。例如讲解剖学，每人都拿一只猫，解剖猫的神经，但是，等我回到试验室时，猫的气味已经变了，已经不能解剖了。同时，我为了搞宣传，也需要写一点东西，也接触一些反映社会问题方面的文章，感到写小说是有必要的。

因为理工科的课程拉了很多，同时对于文学又有了兴趣，有很多同学劝我说：“如果能转到文学系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就从理科转入文科学习。文

科比较轻松，时间很多，用不着什么准备。所以今天我以作家的身份来到这里讲话。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怎样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并开始写文章的。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我是怎样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去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儿童文学》这本书，书中谈到各个作家与各种儿童文学的关系。我对自己在过去是如何从事儿童文学的写作已没有印象了。那么，我又是怎样步入儿童文学家的行列之中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我曾经给孩子们写过信。

一九二三年，我大学毕业时，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那时有许多小孩要求我给他们写信。我在家中的地位也很特别，我是长女，还有三个弟弟，最大的弟弟比我小六岁。所以，在我家从早晨到晚上有许多兄弟们的朋友来玩。我给他们讲故事，也帮助他们学习。有时，对于特别淘气的小弟弟也要打一打。我去美国之前，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说：“你到美国去，要常常给我们写信。”当时我曾在北京《晨报》上刊载过一些小说、散文。在他们开设了“儿童世界”专栏之后，《晨报》的编辑在访问时对我说：“你给小孩们写的信，能否先给我们发表？”那些已经发表的信就是现在的那本《寄小读者》。

一九四六年我来日本。当时，我会见仓石武四郎先生，他对我说：“你那本书我已经译成日文。”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惭愧，同时也感到很高兴。《寄小读者》这本书汇集了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写的信。最初的几年写得比较多，后来学校的课程渐渐地忙了，数量就减少了。那些信所写的主要是美国的风土人情以及我的学习情况。

后来，我又写了这样的一些书信，就是《再寄小读者》，那些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写的信。到这时，最初的《寄小读者》已经有三十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参加各种友好团体，去过印度，日本，亚洲各国，非洲各国，并把在各地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人们热爱和平的心情，以书信的形式写给小读者。我还写了《三寄小读者》，这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写的，现在还在继续写。

我们中国的文艺界以及全国人民在十年间遭受了很大的灾难，但也受到了很好的考验。这次运动对我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我们能够活到现在的作家，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为什么要写《三寄小读者》呢？因为经过十年的浩劫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四人帮”搞乱了。中国在科学文化方面落后了，把许多古老的优秀传统忘记了。中国的两亿儿童，需要人们来培养教育。

我过去学过医学，所以懂得小儿科医生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医生的对象是孩子们，孩子们关于自己的病情常常不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医生必须特别注意接近孩子们，仔细观察他们的情绪。同样，儿童文学的作者和小儿科的医生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八十年代或本世纪末可以说是很不平凡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教育孩子的事情是重要的工作。孩子的心好像一张白纸，最初刻在心灵上的东西会给孩子以很大的影响。我直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母亲教我认字的时候，最初教我的是“天下太平”四个字。“天下太平”这句话，是旧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世界和平”。我生于一九〇〇年，从那一天起，中国就处在苦难之中。但我觉得，道路虽然曲折，而前途是光明的。中国如此，日本也不例外。

一九四六年秋，我来到了日本。那时候，从横滨到东京，没看到一座完整的房子。我遇到的一些日本朋友，穿得很褴褛，吃的也不好，脸色也很枯槁。他们告诉我房子被炸弹烧毁时的情景。我有很多研究汉学的朋友，其中的一位流着眼泪对我说，他的“房子被烧的时候，洋装书的灰是黑色的，线装书的灰是白色的”。那时我才明白，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

苦。

我们东方人为世界和平、为人类的进步应该做些什么呢？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东方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目的，对于世界和平和进步应该有我们的贡献。这时，我想到了我们的儿童们，想到了亚洲以及全世界的儿童们。他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主人公，是人类的希望。对于他们需要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互相鼓励。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世界儿童走这样道路。中国有这样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我看这不仅仅限于作家，老师、父母、哥哥、姐姐，都要这样做。

中国有句古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就是说，天下的兴盛和灭亡，每一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有些西方青年，他们的物质生活很丰富，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却感到很空虚。因为他们不能够清楚地预测明天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和他们是不同的，我想日本人大概也和它们不同。今天，我们中国人民要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本来是非常好的，但是科学技术掌握在谁手里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科学技术如果掌握在侵略者和好战的人手里，人类就要遭到浩劫。但要掌握在爱好和平的人手里，世界就会变成乐园，不但我们能得到幸福，子孙万代也能得到幸福。我想向诸位提出这样的希

望，希望大家满腔热情地去教育我们的儿童。希望作家、父母、哥哥、姐姐，都要爱护、关心我们的儿童，把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要像园丁那样培育出美丽的花朵。这样的愿望大家都有的，我自己承认我有这样的责任。对于世界和平、人类的进步我们都有责任，并且能够尽到我们的责任。

中国和日本都是东方国家，也都是有文化讲文明的国家。我们两国具有深厚的数千年的友谊。所以我同大家讲话，就像在家里讲话一样。最后，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努力，为未来服务。谢谢。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于日本京都

（刘 平 译）

（本篇最初发表于日本《圣教新闻》1980年4月16日，原为日文。）

高歌直下大江东

——参谒日本岚山周总理诗碑时作

高歌直下大江东，
力挽狂澜济世穷。
仰首默吟低首拜，
岚山一石一英雄。

光辉灿烂的虹桥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是一千几百年前，日本长屋王子送给中国僧人的千乘袈裟上绣着的四句话。一千二百年前，鉴真和尚就是以日本为“有缘之国”，而“不惜身命”，六次渡海，终以双目失明之身，到了日本，完成了他的胜业，成为一千二百年来日本人民所深深敬爱的中国人。

鉴真和尚也和玄奘法师一样，是一个“引慈云于西极，法雨于东陲”的大师。他和他的中日弟子们所倾注的“法雨”之中，不但有佛法和律学，还有中国唐代的文学、艺术、医药、建筑、雕塑等等，这些中国文化的传播，使得中日两国人民在文化上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基础。这是我们两国从事文化交流、人民友好工作的人们，所深深地感激赞叹的！

中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在四月十二日的下午来

到了奈良的唐招提寺。这是我十七年前参谒过的地方。走进这座素净庄严的伟大建筑，我们的心不由的肃穆了下来。我们先到前面的金堂，正有许多日本信徒，在焚香膜拜。又看过了经堂，带领我们参观的主人，特地开了门，把我们让进供养鉴真和尚塑像的佛堂，座上已经空了，鉴真和尚已经离开奈良，走上迢迢的探亲道路，但在他座后周围的板壁上，将都画上扬州的山川风物，使远离故乡的鉴真和尚，能以永远含笑合目倾听他故乡的海涛和天风。

最后，我们来到鉴真和尚的骨塔前，敬了礼，献上了一束雪白的鲜花。十七年前，我曾从骨塔旁边的树上，摘下一片红叶，夹在小小的日记本里，这片红叶，现在当然也找不到了——

四月十三日近午，我们从奈良到德岛去，在大阪机场的候机室里，穿着黄色袈裟的，轻健清癯的森本孝顺长老走进来对我们合十问讯，原来他是护送鉴真和尚的法像，从这里乘飞机去上海的，我们热情地互祝“一路平安”。当那天晚上，我们和德岛的作家们座谈并观看当地的阿波舞的时候，我就想：此时鉴真和尚早已踏上了他在一千二百年前离开的国土！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使得从事中日友好的人们，只用几百分钟，来飞越盈盈一水，而我们的奠基人鉴真和尚，却用了十二年的时间，中间还经历了千灾百难。

我们应该怎样地以他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热忱毅力和忠贞形象，来鼓舞和鞭策我们自己呢？

我们是刚从鉴真和尚安身立命的第二故乡——日本奈良回国来的。日本朋友恳切地对我们说：希望鉴真和尚在中国的故乡故都，接见过他的乡人国人之后，尽快地回到日本奈良来。他是横跨中日两国国土上的一座最光辉灿烂的虹桥，在文化交流，往来如织的今天，“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中日人民，都离不开他的“灵感”。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80年5月2日。）

致 巴 金

老巴：

你的那封转来的黄裳同志的信和《先知》都收到了！我回来后不知为什么觉的累得不行，睡眠也不好。得你信后总想写回信，也常回忆日本之行，我们这次的出国是愉快的！尤其是我们的第二代，小林和吴青，那样地一见如故，通信寄东西的频繁，使我感到，我们所常讲的“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八股，不是空话！一笑！

附上一纸，是给黄裳同志的，你给了我他的地址，但我仍寄到你那里，为的是让你看看我给他写的字——亏得有那支日本笔，否则，我也懒去泡笔磨墨的。吴青谢谢你的书！（你不要听她的，这孩子善于敲诈善心的老人！）昨天她又得小林一信，仿佛又很激动。文藻问你好，你回来后写东西没有？这次，我的脑子里是空的，对于故人的回忆，把新一点的都挤出去了！问小林夫妇好！亲亲端端。

冰 心

五、八、一九八〇年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一衣带水寄东邻

日本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四月，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对这一点体会特别深刻。当我们访问结束离开日本的那一天，坐飞机从长崎到上海，只用了一百分钟！当我的心仍然萦绕在日本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已经回到了中国的国土。我坐在从上海机场到宾馆的汽车上，看到马路两旁，挂着中国的机关和商店的标志的时候，才蓦然感到已经从日本回到祖国了。“一衣带水”，真是名副其实。中国和日本，我们这两个友好国家是多么“亲”又是多么“近”呵！

早在一九二三年，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曾经到过日本。回想起来，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去过日本十次。因此，我结交了许多日本朋友，不但有学者、作家、大学生，而且认识了许多工人、农民、渔民和从中国回去的日本士兵以及其他群众。这些年来，我在中国接待过的日本朋友，更是不计其数。

我们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始终绵延不绝，而且不断地发展扩大。

这次访问日本，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是在我的耳边仍然不时地回响着中日友好的声音。首先是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的千载一时的盛举。在扬州和北京先后举办了鉴真大师像的展出。我回到北京以后，正好参加了这一盛大的活动。这使我欢喜而又兴奋。

谈起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我们不能不回忆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一句话，就是“饮水不忘掘井人”。鉴真和尚就是最坚定的重要掘井人之一。他以忠贞不移的信念，使得他在千辛万苦的十二年之中，六次行程之旅，以双目失明之身，到达了“有缘之国”的日本，完成了他的伟大的事业。鉴真和他的中日弟子们，在中日两国的文学、艺术、医药、建筑、雕刻等多方面奠定了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合力创造、共同提高的基础。这个优秀的友好互助的传统，一直传到现代。十九到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有志的青年学生纷纷到日本去留学，中国文艺界的巨星，如鲁迅、郭沫若和许多知名人士，都是在日本求学或者居住过的。他们和日本人民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中日友好事业最重要的掘井人之一。这次在日本访问期间，我们到京都岚山

的龟山公园，参谒了“周恩来总理诗碑”。这座诗碑用的是京都东郊的坚硬的鞍马山石，上面刻着周总理青年时期写的“雨中岚山”那首诗。我们献上花、敬过礼以后，仰望这座巨大的石碑，默吟着这感人的诗句。我们真是感谢日本朋友，在这值得纪念的山头，建立起这座丰碑，使得中日两国的朋友们，都能把崇敬周总理的心情，呈现在这座能够代表乱流中的一根砥柱、模糊中的一点光明的诗碑上。

当时，我的思潮从这里飞卷下去：日本朋友们一直希望周总理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再回到日本去看樱花的，遗憾的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但是，在一九七八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我们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一九七九年，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副委员长又访问了日本，都得到日本朝野一致的盛大欢迎。日本人民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这种盛情厚意，中国人民不但从心底里欢喜、感谢，而且是深深理解的。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有着两千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当然，历史有主流，有逆流，有斗争，有反复。一九七二年中日两国建交之后不久，周总理曾经指出：“我们和日本是二千年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对立，二十多年的工作。”简短的三句话，把整个中日关系史作了极好的概括。

“二十多年的工作”，每念及此，就会情不自禁地望见周总理留在中日关系史上巨大而坚定的身影和足迹。二十多年来，中日关系在两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下，虽然屡经波折，仍然向前发展，并且导致了中日建交，揭开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

中日建交，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广阔的领域里顺利地发展着。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经济到科技、文化、体育，两国交流更加丰富多彩，更富有实质内容。比如，两国很多城市已经结成了友好城市。这说明两国的友好合作已经从中央发展到地方，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在日本访问期间，我深深感受到：日本朋友都很关心中国正在进行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的壮丽事业。他们普遍表示愿意对此提供合作。有的还非常热心地提出许多具体建议。

这次，华国锋总理到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必将是一次新的动力，把中日友好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使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更加蓬勃发展。

自 传

我原名谢婉莹，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生于福建省的福州（我的原籍是福建长乐）。一九〇一年移居上海。当时父亲是清政府的海军军官，担任副舰长。

一九〇四年，父亲任海军学校校长，我们移居烟台。我的童年是在海边度过的，我特别喜欢大海，所以在我早期的作品中经常有关于海的描写。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我父亲辞去海军学校校长的职务，全家便又回到了福州。我在山东时没有进过小学，只在家塾里做一个附读生，回到福州后，进过女子师范学校预科。

中华民国成立，父亲到北京就任海军部军学司司长，一九一三年，我又随家到了北京。

一九一四年我进入教会学校北京贝满女子中学，一九一八年毕业，进了协和女子大学，学的是理预科，因为母亲体弱多病，就一心一意想学医。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当时我在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当文书，写些宣传的文章。在“五四”革命浪潮的激荡下，我开始写一点东西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由于过多的宣传活动，使我的理科实验课受到影响，这时我只好转到文学系学习。这时协和女大已并入燕京大学。

一九二三年我从燕京大学文科毕业，得了文学士学位，并得金钥匙奖，又得到美国威尔斯利（Wellesley College.）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到美国学习英国文学。血疾复发，在医院里休养了七个月。

一九二六年夏读完研究院，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一九二一年后，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我的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一九二六年后，北新书局出版了诗集《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读者》；一九三二年，北新书局出版《冰心全集》，分集出版的有《往事》、《冬儿姑娘》等。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我先到了昆明，一九四〇年又到重庆，曾用“男士”的笔名写了《关于女人》，先由天地出版社，后由开明书店出版。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我到了日本。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在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教“中国

新文学”课程。记得这时也有一些小文章，登在日本的报刊和东京大学校刊上。

一九五一年，我回到祖国后，写了《归来以后》等作品，我的创作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散文集《冰心小说散文选》、《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小桔灯》、《晚晴集》等。

一九五八年又开始写《再寄小读者》。

一九五四年以来，我曾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七八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同年被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

粉碎“四人帮”后，我开始在《儿童时代》发表《三寄小读者》。

除了创作以外，我还先后翻译过泰戈尔的《园丁集》、《吉檀迦利》、《泰戈尔诗集》和他的短篇小说，穆·拉·安纳德的《印度童话集》，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的《先知》，尼泊尔国王的《马亨德拉诗抄》，马尔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燃灯者》。

我的作品曾由外国翻译家译成日、英、德、法、意、捷、黎、罗、俄等国文字出版。

1980 年 6 月

(本篇最初刊于《南方日报》1980 年 8 月 20 日。)

《燃 灯 者》^①

〔马耳他〕 安东·布蒂吉格 著

燃 灯 者

每天傍晚
当白昼的力气
和黄昏一同衰竭、消逝的时候，
马依西扛着小梯来了；
他替我在窗下
点燃了那消除夜晚黑暗的
小小的路灯。

我的力气

^① 《燃灯者》的作者是马耳他共和国总统。生于1912年，1940年以法学博士学位毕业于马耳他大学。1974年马耳他共和国宣布成立，1976年当选为第二任总统。1978年7月，耿飚同志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马耳他，布蒂吉格总统以诗集《燃灯者》的英译本（原诗是马耳他文，由马耳他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弗朗西斯·埃贝赤尔译成英文）相赠留念。耿飚同志带回国后，请冰心将这本诗集译成中文。

也每天在衰竭；
但是温柔的缪斯
每晚攀上她的小梯
在我心里点燃了
那盏减轻我的悲伤的小灯。
那将是悲伤的一天
如果马依西不在那里
拨亮那微弱的灯光，
如果缪斯不和马依西在一起
也会使我悲伤。

黎 明

天光破晓。

大海开放着浪花。
一道晨光照亮了
一朵红云。
一朵玫瑰
在我的园中怒放。

黎明采集了大海和云彩的蓓蕾。
给我留下了园中的玫瑰。

特 权

诗人，
享有特权的人，
上帝创造了我；
我比别人更加感到
蔚蓝和欢乐的天空的辽阔；
我也更加感到
痛苦的深重。

眼睛的项链

在河岸沙滩上的怪柳树下，
一双双眼睛
懒洋洋地
躲闪着烈日的强光，
色彩缤纷
像一串宝石的项链。

我的约翰有一双蓝眼睛
像天空的斑点；
一只黑猫有一双绿眼睛

像海湾里的绿松石；
一只白兔有一双粉红色的眼睛
像最纯美的石英；
一朵又红又白的天竺葵
有一双桑葚般的黑眼睛；
还有一朵雏菊
有一双黄色镶白边的眼睛。
在一片宁静之中
我们惶怍地
互相望着；
小约翰和我
谈着会说话的草和树的
神仙故事；
在那河岸沙滩上的桤柳树下
我们一直谈到
再也分辨不出
哪些是寓言
哪些是我们六个。

在 夜 里

世界死去了；群山只剩下
几堆影子和熄灭了的光；

人们也因为战争
高昂的物价和新的疾病，
阶级仇恨和冷战
而死去了，
祈祷和信仰都死去了，
文明也是这样……

黑色的死亡的寿衣……
月亮从它的天空的窗口
脸面苍白目光呆滞地
俯视着尸体……

悲哀像幽灵一般在大街上傲然阔步！

在 海 滩 上

大海和天都望不到了；
冬天的乌云把一切
都笼罩在虚无的黑暗之中。

创世主似地我在看着
光明诞生之前的
虚无的黑暗；

我在听着那实实在在的
千万层海浪的一声长叹
就像这时在黑暗中的亿万人们
呻吟 呻吟 呻吟……

黑暗 黑暗 黑暗……
哭泣 哭泣 哭泣
虚无的丑恶
生存的叹息……

一闪强烈的电光
照出了点点绿色和黄色的天空
还有朵朵红云
和一艘驶过的
充满着希望的探路的航船……

致 泉 水

呵！泉水
从高耸的岩石涌出的，
你的命运和我的心一样
就是要不断地歌唱！
有时一群羊走到你身边，

饮了水又走开，
就像我的心那样，
你在孤寂里又唱起
你的寂寞的歌。
你有一个慰安
你和我的这颗心：
诸天和你同在
永远用歌泉来淋注你。

萤 火 虫

萤火虫，有一个小虫在爬
找它的家，希望有人给它指路；
照顾点它吧
在黑暗的草丛里给它照亮
好让它找到它的家。

在 橄 榄 园 里

在圣保罗海湾的
缄默的橄榄树，
我多么高兴躲开城市的喧嚣
在你的林里徘徊，

在宁静里
去默想
去沉思！
呵，你这橄榄树
献出了
增加面包香味的油，
灯盏的油，
你多么美丽，
你多么友好！

就是在你的林中
上帝的儿子曾来
休息，
默想，
沉思……
现在我仿佛看见他
最后一次来到你的林中……

我的心和他的一样，
在我们岛国的
这一黑暗的时刻，
被深深的悲伤和恐惧
沉重地压伏了；

我的脸
满是汗水……

主呵，
如若可能
不让我母亲，
马耳他，沾那只苦杯的边；
给马耳他人带来团结；
让我们远远地躲开那些犹太们
他们为了三十块银元
把冷酷和麻木
注进了我们的灵魂；
把我们从背叛的亲吻中拯救出来吧！

主呵，
请听我的祈祷，
启发所有的马耳他人拾起
绿色的橄榄枝，
命令我们大家欢乐地
向自由致敬
和散拿！^①

① 希伯来语，赞颂上帝之意。——译者

和散拿！
和散拿！

主呵，
如有必要
为人民去死，
我在这里，
我的主，
准备好了！

维纳斯的神殿

维纳斯住在一座神殿里，
一座绿色的神殿
用树干、树杈和垂枝建成的
在圣安东，来朝拜的是那些
爱美的人们。

神殿的穹顶是辽阔无边的灿烂天空；
廊柱是四棵修剪整齐的月桂树；
厚厚的四壁挂满了
香豆花图案的五彩缤纷的毡毯。
喷泉的水，像大挂灯里的

圣油，滋润着水莲黄色的菡萏
如同圆大的绿叶托起的星星的火焰。

向 阳 花

向阳花！你唇上的微笑
是圣洁的，
你的脸地平线般发亮
你向太阳献上你的虔诚！

你的心装不下
渴望和热烈的激情
你想望飞离大地……
告诉我，你想到哪里去呢？

得 奖 的 花

充满了芬芳
筛子般大
是那朵得头奖的
最美的花！
而那些可怜的蓓蕾，
还是绿色的

长在同一根花枝上
呵，它们被摘去了
好让那一朵花独放，
可以开得筛子般大
放出清香去赢得美花的头奖！

梦

朋友，你一定知道上帝创造了
美丽的世界之前，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田野、溪谷、山峦、河流，
正像一个艺术家在他创作以前那样。

当你在郊野散步，记住
你是在上帝的梦中行走；
崇敬地静默地踏着轻轻脚步，
就像你跟着那位钢琴家
他用乐器甜柔地把你带进肖邦的梦乡。

贝尔旺（蒂罗尔）

绿色的贝尔旺，
绿色的枞树林

高挺、坚强，耸立在群山上；
绿色的草坪；
绿色的街道
长着嫩叶的新草；
绿色的住宅，家家地上
放着一盆盆的绣球；
绿色的农夫衣衫，
绿色的丝绒背心，
绿色的帽子和帽上的羽毛，
绿色的大蝴蝶花般的眼睛。

秋 叶

不，远远不够，
呵，秋叶，
你渐渐憔悴，枯黄
而萎谢……
还有那秋风
把你吹落，
旋卷而鄙夷地
把你抛弃
让人们来把你践踏！

珍 珠

叶子在露珠中醒来；
寂静的夜晚创造出粒粒的珍珠；
太阳用无限的柔情把它们捧起，
穿成一串串的项链，
一只只的指环！

罗 马 之 夜

我记得一个罗马的冬天
你被那不治之症
折磨得卧床不起；
黑夜的雨点敲打着树叶；
黑夜的泪水敲打我的心。
清晨，树叶更绿了，
清晨，我的心更枯了。

在荷兰风车前

主呵，愿你
像一位善良的磨坊主人
让我永远乘你的恩风旋转，

去磨麦
去供养穷人
以及挨饿的人们；
主呵，赐予我
以风车的形状；
一个立在天地之间的十字架。

在战场上

两军对垒
在战壕里：曾是美丽的乡郊
农场、村舍、树木、花圃
都不见了
只剩下一棵老杏树。

杏树忽然披上缟素衣裳，
在充满痛苦的荒废的地平线上
代替早就飞走的鸟儿，
它唱：“弟兄们，春天来到了！”

马耳他 1780 年

一道高高筑起的坚固的城墙。

豪华的宫殿和宾馆
令人目眩神扬，在那里
住着互相猜忌的骑士们。

金吊灯和金烛台，还有
艳丽的挂毯装饰着雄伟的教堂。
在城市的贫民窟里住着
骑士们的私生子，一贫如洗。
装备严整的军舰驶进港口

满载着偷来的贼赃；
又有军舰开了出去
继续着勇悍的掠夺。

地牢里挤满了铁链锁着的奴隶
受苦，挨饿，窒息……
主呵，保佑这个岛国，使它成为
信仰和文化的坚强堡垒吧。

叹 息

主呵，

比花岗石还硬，
比青铜还坚的
是人的心肠。

我攀上了
绳梯
去点燃
你圣堂前的那排油灯；
但是一阵冷风
一盏盏地把灯吹灭——
我点燃了灯，风又把灯吹灭，
无功的劳动呵，
黑暗统治了一切！

主呵，
你为人的心灵创造的太阳
也以失败告终
和你圣堂的前面一样
黑暗在统治着一切！

主呵，
为了人的心灵
你必须创造一个

射出更大的光辉
发出更多的温暖
永远不会熄灭的太阳；
你创造过的那个太阳仿佛已经衰老，
而且失去了力量！
不要让毒药取代了你的太阳！

主呵，
你似乎讽刺地对我说：
“我能做些什么呢？
我能使人类违心为善吗？”

主呵，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你；
但是那饥饿病痛的人，
被囚禁受压迫的人，
在残酷的战争中
无故牺牲的人们的叹息，
逼着我的心
不断地在你面前叹息，
像那大海
在暴风雨之夜
祈求宁静。

普鲁文兹

普鲁文兹千百次^①
带来了阴暗和闪电
撕裂又毁坏，
泛滥又淹没，
但每一次
最后却在灰暗的天空
升起一道彩虹
用颜色的语言
说出在他心中带来的
只是美的消息！
他毁掉了病叶
让新的叶子萌生！

狼

狼是个专制的君主，独自统治着
一座小小的树林，他十分严酷；

^① 普鲁文兹是由于吹向马耳他群岛的西北风形成的一种气象，特点是阵雨过后就出太阳。——译者

谁要是不尊敬他
或是表示有不同意见
他就处以严厉的死刑。

但自从狮子来到，可怜的狼
就不再是暴君，他沦为少数党。
于是他全心全意地鼓吹
思想自由和宽容。

我 记 得

我记得
那阵阵欢乐的钟声
舒伯特的福哉玛利亚
那鲜花的芳馨
我的臂膀紧紧地挽住你的臂膀，
你的玫瑰色的脸上发出光辉
灿白的披肩
拖过教堂的甬道；
马车的灯光闪亮
马蹄的声音走过
热情等待的人们
在我们门前望着

我们的美
我们的爱；
撒来的如雨的米粒
无声地落在我们身上；
然后是香槟酒尽情地
喷涌出白色的泡沫
蛋糕像一座白塔，
喝得半醉的朋友和邻人
跳着狐步、探戈和华尔兹；
然后，渐渐地
他们向门外走去
只有我们在我们的家里
在圣母像的灯光前
单独在一起
我和你
你和我！
我完全是你的
你也完全是我的，
就像亚当和夏娃那样；
一个心，一个呼吸
你睡，我也睡，
做一个没有止境的
幸福的

欢乐和喜悦的
发光和闪亮的
幸运和安宁的梦！

我记得
那阵阵悲哀的钟声
花圈上花朵的香气，
那烛台
和两行排列的孤儿们
念诵着吾主和圣母的名字
吟唱着安魂的歌曲；
那黑色的长袍
焦急等待的人们
在我们门前注视着
你的青春
你的美
那么迅速地了结在棺木里；
马蹄声慢慢地走过
石碑拉出的声音
坟墓、白骨、蛆虫，
绳索在棺木的重量下吱吱作响
墓地上铲泥的声音
墓上堆满了鲜花；

然后，回家去
一直是祈祷和念珠
等到朋友和邻人
渐渐地走向门外
只有我们在我们的家里
在圣母像的灯光前
单独在一起
我和空虚
空虚和我！
我哭着
空虚哭着
在白白的准备好的
双人床旁边……

致欢乐

呵，欢乐，
我点上灯，
铺开床毯，
在瓶里插上鲜花，
又开了门，然后
站在台阶上
要在你路过时欢迎你。

你走过了，我用眼睛盯着你，
我给你唱一首歌，
但是你漠然地走过了，
不是一两次了
而是每一次
你瞪着我，
把唾沫吐在我的心上，
好像我的心是最坏的娼妓。
没有你，我独自生活下去；
在我的空寂的房子里
在我的艰难的生活里，
我尝到了忍耐
工作，和牺牲的欢乐！

康斯坦茨湖

康斯坦茨湖
在格登堡的中心，
如果从前的统治者
曾以贪婪和野心
百年来两次迫使我们的父辈
流下了
满湖的人民的鲜血，

现在你用你的甘甜的湖水
使我们忘却仇恨
给我们施洗
让我们重新结成兄弟，
一同游泳，
一同在你岸边小径上散步
一同享用你美好的食物
一同在你的田野中游戏，
白鹅的兄弟们，
鸭子的兄弟们，
青蛙的弟兄们在求偶的陶醉中
在沼泽里叫着，
你的数不尽的树木弟兄们，
你的禽鸟弟兄们
——那些偷吃你的樱桃的贼——
但是，高于一切的是
在文明中生活的弟兄们，
在民主中生活的弟兄们，
在自由中生活的弟兄们，
在爱与和平中生活的弟兄们，
想望进步的弟兄们，
欧洲的弟兄们，
人类的弟兄们，

围绕着太阳
在空中旋转的
世界上的弟兄们。

我心中的火光

主呵，你扑灭了我生命的火光；
你用死亡，用疾病，用征募，
用我邻人的残酷，
扑灭了
我的婚姻幸福的火光，
我的家庭生活的火光，
我的工作的火光，
我的健康的火光，
把我遗弃在黑暗里。
主呵，不要扑灭我心中的火光，
忍耐的火光，
希望的火光，
宽恕的火光，
爱的火光；
让我的火光
像萤火虫那样
独自在黑暗里放光。

两 个 歌 手

一个面带菜色的歌手
穿着褴褛的衣衫
带着他的吉他琴
夜晚在酒吧间巡回；
在每个酒吧间里
他唱上一两支歌
然后他围着一张张桌子转
手里托着一只盘子……

我认得一个和他一样的歌手！
我认得那只知了
穿着没有颜色的衣衫
晒着炎夏的骄阳，
从这棵树飞掠过
那棵结满果实的树，
他唱着一两支歌。
呵，我多么希望看到
那几棵树往他盘子里扔点什么！

他们中的哪一个？

一个疲乏的老人
衣衫褴褛
苦役压弯了他的脊背
扶着一张犁
跟在一头瘦骨嶙峋的驴子后面……
主呵，体现了你的形象的
是他们中的哪一个？^①

播种星辰的人

秋天收集起乱云的濛濛尘雾，
把星辰埋在天空的坟墓里
像发芽的种子
埋在大地里一样。

美好的天气回来了，
繁星开出花来
像荒原上的

^① 写于施特拉斯堡辩论“第二个十年发展计划”之时。——译者。

野甘菊花那样。

在一片荆棘地前

在一大片长满青草的地上
牛把草全部吃光，一片叶子
也不剩，根也不留
看不出这地方曾经长过草木！

只留下你，凶猛的荆棘，
因为对着贪婪的唇儿
你从叶子里拔剑出鞘
像从坚堡里抽出的剑儿那样！

让他们嘲弄你吧，呵，多刺的荆棘，
让他们把你叫做上帝的诅咒；
让他们憎恨你直到
你的恐怖降临到他们身上！

效法那多刺的荆棘吧，马耳他人民，
不要像那好心的稻草，善良，谦让
只够填了外国佬的
永不餍足的肚皮！

马耳他的海

在马耳他，每次
我举目四望
到处我都看到
大海用他的蔚蓝的双眼
在望着我。

当爷爷进老人院的时候

亲爱的爷爷，
我还记得
你到老人院去那一天，
尽管是很久以前
四十多年了，
我觉得还像是今天！
你的钱花光了，你儿女的工资
又不足以赡养你。
你壮年时期曾卖劲地干活
在陆上和海上，
有上百次
你几乎淹死在海里！

但你的血汗的工资
都落到了雇主的腰包，
而你总仍是贫穷
仅仅能够糊口。

如果你真正愿意，
你满可以卖房子过活
再过它几年，
但你不愿看到我们
被赶出你用汗水盖起的房子；
因此你宁愿
住进老人院，
住在那又湿又冷
充满了种种难闻气味的
大收容所里，
离开了你所喜爱的人。

这一天来到了；
你起得很早
穿上凉鞋和最好的衣服
提起包袱
你走下楼去……
寂静和沉默笼罩了下来

像死一般……
每一句说出的话都会
刺穿那痛苦的心，
你只说了一句：“我走了。”
我的母亲，为了安慰她自己
也为了安慰你，她说：
“这星期天我一定去看你。”

你离开了家；
尽管你不愿意，我还是追着你跑……
我记得……
你离家的时刻，只走了五步
你站住了，
你回过头来，
望着你所爱的家
你的妻子是死在这里边的，
在这里你把儿女抚养成人，
在这里你和我们孩子们一起游戏
给我们讲我们的马耳他的故事，
你向它望了最后的一眼，
你向它作了最后的告别。

有时候人的心是多么坚强

竟能继续着生活和跳动，
永不停止，只管逼着他吞咽下
生活里的一切苦痛！
我们一同向前走着
直到我们走到公共汽车旁边
你对我说：
“走吧，我的孩子，上帝保佑你。”
我失声哭了，我的小小的哭泣
撕碎了你的心，
你双眼里流下了
两滴很大的泪珠。
你攥着手绢
慢慢地踏上了公共汽车
我站在那里看着汽车驶去
越走越小，越走越远
直到
它完全消失！

生活和新婚的人们

生活把所有的微笑
围绕在新婚的人们身旁。
生活对他们只有欢乐，

音乐，舞蹈和歌曲，
撒来的米粒，美好的祝愿
祝愿他们长寿，幸福。

围绕他们有许多人
痛饮着满斟的美酒。
生活决不透露
他们将来的一切。
生活要的只是跳舞，在空中跳跃……
伪君子！两面派！

美 丽

美丽，
美丽得像个天使，
她照亮了一条街。
人们不得不承认
天堂也必须有她
才算得完美……
她和她的丈夫一同走着
但当他们走过
人们就窃窃地
议论着他们。

美丽的花朵

呵，美丽的花朵
我们从园里把你采来，
用绳子把你扎起
又把你插进瓶里，
于是，你就像奴隶一样，
代替我们
显示我们家里有着幸福
但这里却是一点也找不到。

他带来的那个人

流言在乐园里传布着说
这天的三点钟，上帝的儿子将从人间归来；
好奇心在天使中间展开
到底他会把什么样的人带来。

天使们准备下一席盛筵，
就是颂歌和歌曲和幸福快乐的曲调；
都在等候那个时辰来到，人人都在猜想
他会带来什么样的人。

最后大门开了；上帝的儿子
进来了，浑身是伤，浑身是血……
在上帝的怀抱里，在天使们的注视下，
那个人是一个贼。

瑞典群岛

乘着游艇，我在
瑞典群岛中穿行，
在群岛的魔幻之中
林深树密
享受了一席蔚蓝和碧绿的盛筵！

如果欢乐有一双翅膀
我要飞起，和游艇一同，
飞上天空
飞到云彩的岛屿中间
——一席蔚蓝和雪白的享受，
寻求
我的心所渴望的东西。

不，不，不要梦想，我的心呵，
让大海的魔幻把你迷住，

让飞溅到你脸上的浪花
来使你神清气爽。

让自己在数不清的船上摇荡，
就像和海鸥相随那样，
和片片白帆在一起，
回到港湾里停泊，休息
也在寂静和安宁中睡眠。

当我疲倦的时候

有的时候，疲倦
使我对一切
对花木，
对禽鸟，
对波浪和云彩，
对任何行善的愿望，
都感到厌烦；
我只渴求
任何一种的自由！

但是，温柔的缪斯，
在这样黑暗的日子里

你来到我这里
把我举上你的翅膀
穿过层云
飞上你的清澈灿烂的天空；
我神清气爽
我被你送回到
那给我唱起耐心和爱的
温柔的歌的
母亲的身旁。

莎士比亚和但丁

莎士比亚和但丁死后在酒店中相逢，
我不知道这酒店在什么地方；
他们说，他俩和缪斯们在一起真是愉快，
但他俩和女人们在一起却是那么糟糕！

灯

太阳说：“我将要下沉，消失了；
呵，我走了有谁来照亮这世界呢？有谁呢？”
谁都没有开口；只有灯说了话：
“太阳，不要害怕，我会替你发光！”

狗

在一家农舍的屋顶上
一只狗，红着眼睛
不停地对着月亮狂吠；
最后，黑暗来临，
狗睡着了
它很高兴地想着
是它把月亮从天上吓跑了
跑得远远的。

两 姊 妹

两个姊妹从大街上走来，
一个戴着一顶高大的黑头巾
穿着一条黑长裙
显示出教会的标记；
那一个是个妓女
一条短裙裹住她苗条的大腿。
这两个走下大街
都抛出了甜柔的微笑，
她们的脸上都表示着企待，

一个望着圣母像的慈颜，
那一个却望着美国的水兵。

俳 句

巨蟒的巢穴
筑在岩石下面——
充满暖和爱。

*

花儿，莫告我
你和我友的姓氏
我会全忘却。

*

随着头阵雨
蜗牛出来到处游
像儿童过节。

*

微风抚摸我
使我忆起慈母手
当我童稚时。

*

如果那爱情
像美那般能看见

谁会厌看它？

*

吾主，你看到
阿姆斯特朗^①月中游？
是在电视上？

*

马耳他街道
全以圣贤来命名——
魔鬼此中住。

*

我爱听雨声
我多希望能听到
露水的声音！

死的睡眠

他们鞭打他，
打伤了他
又把他钉上十字架，
他们把铁钉钉进他的双臂和双脚，
他们把一顶刺冠

① 美国宇宙航飞行员。——译者

压上他的头颅，
他们用长矛刺穿了他的心……

但是现在他死了；
他睡的是一种
永远死亡的睡眠，
他的身躯挂在那里；
他已感觉不到自己的重量。

残酷必须停止，
它对他
不能再有作为；
他在睡着
一个永远死亡的睡眠！

没有一滴眼泪

忽然有一天
死亡把你抓走，
我独在异乡
得不到援助，
得不到同情，
我没有哭泣……

我离开你的坟墓
眼里没有一滴眼泪，
唇上没有一声呜咽，
没有一曲挽歌，
好像血水已经枯竭……

我的亲爱的康尼
生活的悲剧榨干了
我眼中的泪管，
我唇上的歌声，
我总是像一个断了弦的吉他。
我总是发愣地瞪目凝视，
好像凋零的蓟花
睁着大而紫的眼睛
向着光秃的草原凝望
这草原曾被美丽的春天染得碧绿
而现在却被炎夏的烈火烧尽！

气球和郁金香

——看莫尼卡·斯特拉斯那瑞作画有感

莫尼卡，
我看到了你的画
在画里，你把气球而不把花朵

画上枝头。
在郁金香的位置上
那五彩缤纷的气球
看去是多么美好！
和你一样我也想过：
谁知道那热爱孩子的上帝
不也就是一个孩子
而郁金香就是他的气球！

在慕尼黑的王宫里

赫尔玛，
她是最美的姑娘之一，
贫苦的女儿；
她做娃娃
在街角上出卖，
她被给孩子们买娃娃的
王后看见了。
她被国王看见了
在十七岁的时候
她成了他的娃娃，
在宫殿里她是浓装艳抹的
三十六个娃娃之一。

人们买票进宫
观看又赞叹
也叙说着这段故事。

献给我的父亲

你在临终，希望得到我的安慰，
你向围在你床边的人问：
“东尼，他在哪里？”
为了公务的召唤我正在远出；
你没有得到我的安慰就死去了；
你呼唤出：
“东尼，他在哪里？”
在我的心上留下了伤痕，
一个巨大的伤痕，
就是你临终时没有见到我；
你绝望地呼唤：
“东尼，他在哪里？”
我试用“国事”这剂药来医治我的创伤；
但是没有用处，我耳边总听到那声呼唤：
“东尼，他在哪里？”

没有哭过的人

那从未经历过悲伤的人
不能算是一个人！
他怎能成为一个人
假如他从来没有哭过，
假如他从来没有
为世界上的残酷，
为那么多活着的
而在罪恶中死去
或在折磨中死去的人
掉下一滴眼泪？
有时要环顾你的周围而感到悲伤！
只有从你失望的心中
才能伸出你的充满怜悯的手，
使你在人类之中成为一个人。

死了的灵魂

老太婆，我看见过你，
在你的棺材里；
你的女儿在你身旁哭泣，

她的灵魂比你的尸体还要死硬；
一个被淫秽的言语
溃烂了的灵魂，
而更加淫秽的行为
使人充满了比死亡还要可怕的恐怖。

乞 丐

为了你
马耳他，我的母亲，
我走遍欧洲
和世界各地去行乞。

我敲过所有的门，
有些人开了门
给饭给水甚至也
给你一些援助。
有的人只对我说：“上帝帮助你。”
有的人赶紧把门砰地关上。

沿着茫茫无尽的公路
我忍受着疲劳，
和幻想的破灭，

最难过的是体会到羞怯的痛苦；
但我也体会到
每一个乞丐都感到的
当他累得要死
终于把一袋面包
扛到了他的
挨饿的母亲门前时的快乐和幸福。

献给我的姑姑

你生来漂亮
却没有理智和感觉……
你是一个负担，
没有人爱你
他们对待你就像对待一块
门口擦鞋的棕垫，
他们只给你能维持身心的饮食……
最后你被送进了“英其雷”，^①
衰老，痴呆……
你孤单地死去
他们把你当作叫花子

① 马耳他政府所办的老人院。——译者。

你棺材里连一块遮体的布也没有……
没有人来陪伴你
除了我之外；
我只是一个穷学生
但是我并不因为你的贫穷感到羞愧……
世上只有我
只有我的心，爱着你……
还有我的眼泪。
从墓地的小山上
十字架的旁边
阴沉，静寂，
他的眼睛凝视着他的伤痕，
我问生活和存在的一切人：
“为什么？为什么？”

牧 羊 人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在我故乡的村子里
我曾看到在休耕的田野上
有一个慈祥的老牧人
在夕阳中放牧。
现在我长大了

在我故乡的村子里
我再走到休耕的田野上；
我没有看到那牧羊人
也没有看到羊群。

也许在来生中
有一天
我会看见那牧羊人
和他的羊群
围绕着木槽在顶礼膜拜。

我像一个玩偶

一个小玩偶
在一个孩子的手里
有时候她吻它，珍爱它，
有时候她又虐待它；
当她玩腻了的时候
就把它扔在一边。

我也像一个玩偶
在人们的手里
有时候他们喜欢我，珍爱我；

有时候虐待我；
当他们厌倦了
他们就要把我扔在一边。

但我是一个有感觉
能体会疼痛，
能哭泣
受虐待时会感到痛苦的玩偶；
但也像一个玩偶
当我死了
不会再感到疼痛的时候，
我为什么还在乎
人们怎样对待我！

弗雷·迭戈广场

三十棵树，
三十个贫民窟围绕着广场，
那里，在夜晚，
一天劳累之后，
困倦的鸟儿睡着了，
树上的枝条，树下的人们
都那么肮脏。

十二条绿色的长凳上
坐着在一天辛劳之后的
附近贫民窟居住的人们，
那些从窗里晾出洗过的衣裳
把窗下的人淋湿了的人们……
那些老人院的老人们
呻吟出对修女的怨言，
或是乞讨一两分钱去买雪茄。

弗雷·迭戈在广场的当中
永远和穷人生活在一起；
麻雀，贫民窟的穷人，
被遗弃的老人，
这些都挤在广场里
唠叨，抱怨，
还有一堆榛子壳的垃圾。

卖桑葚的人

玛莉，这个农家姑娘，
顶着陶罐
卖着桑葚走过了；
但是最美丽的桑葚，

却是她的蝴蝶花般的
在她褐色脸上的乌黑闪亮的眼睛！
采桑葚的人
身上沾满了
甜汁的红渍，
俗话说就像桑葚
画在外面一样
里面也画上了颜色；
每一笔都添上一滴血。
多么甜柔！
玛莉，玛莉，
你那蝴蝶花般的黑眼睛
和桑葚一样的颜色的
是从桑葚那里得来的吗？
那渗透了你窈窕的身躯的
那折磨着注视你的人的心的
美妙，它不是从
那欢畅地流穿桑树的
主干和枝条的黑色的甜柔里来的吗？

每天黎明早早起来，
起来就替我们从
你家高过屋顶的树上

采来了一罐桑葚；
带来了你的双睛，
带来了你的头发，
带来了你的双颊，
这一切都是从
那和你的屋一般高的
桑树里来的
穿过肮脏的市街，
给我们带来了
顶在你头发上的一罐桑葚，
还有从你屋里生长出来的
健康和愉快！

假如你只剩六分钱……

朋友，
如果你口袋里只剩下六分钱，
就用三分钱给你自己买一块面包；
用其余的钱买一把芬芳的
会使你充满了新的希望的水仙花。

（《燃灯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8 月出版。）

《关于女人》三版自序

《关于女人》的初版后记和再版自序，说的都是实话，不过那都是用“男士”的口吻和身份写的，如今这“三版自序”，我就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宁夏人民出版社托人来向我索稿，我无以应命，只好以久已绝版的《关于女人》送给他们——一九六六年九月初，我写的几本书都让红卫兵拿去“审查”，至今没有下落！我手里的这本《关于女人》还是巴金同志替我在上海的旧书摊上寻来的——我对这本书有点偏爱，没事就翻来看看，不但是要和书中的我所喜爱的人物晤面，而且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来由，很有意思：一来我那时——一九四〇——一九四三年——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我们就是拿《关于女人》的第一篇稿酬，在重庆市上“三六九”点心店吃的一九四〇年的年夜饭的）。二来，这几篇东西不是用“冰心”的笔名来写，我可以“不负责任”，开点玩笑时也可以自由一些。

《关于女人》的再版，是巴金同志拿去交给开明书店的。如今这本书的三版，又是交给巴金的弟弟采臣同志的。这就好像一个孩子，背着大人做了一件利己而不损人的淘气事儿，自己虽然很高兴，很痛快，但也只能对最知心的好朋友，悄悄地说说！

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关于女人》，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出版。）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①

亲爱的小朋友：

我每天在病榻上躺着，面对一幅极好看的画。这是一个满面笑容，穿着红兜肚，背上扛着一对大红桃的孩子，旁边写着“敬祝冰心同志八十大寿”，底下落款是“一九八〇年十月《儿童文学》敬祝”。

每天早晨醒来，在灿烂阳光下看着它，使我快乐，使我鼓舞，但是“八十”这两个字，总不能使我相信我竟然已经八十岁了！

我病后有许多老朋友来信，又是安慰又是责难，说：“你以后千万不能再不服老了！”所以，我在复一位朋友的信里说：“孔子说他常觉得‘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无知’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

这无知要感谢我的千千万万的小读者！自从我二十三岁起写《寄小读者》以来，断断续续地写了将近六十年。正是许多小读者们读《寄小读者》后的来

① 这篇文章是《三寄小读者》一书的序。

信，这热情的回响，使我永远觉得年轻！

我在病中不但得到《中国少年报》编辑部的赠花，并给我拍了照，也得到许多慰问的信，因为这些信的祝福都使我相信我会很快康复起来。我的病是在得了“脑血栓”之后，又把右胯骨摔折。因此行动、写字都很困难。写这几百字几乎用了半个小时，但我希望在一九八一年我完全康复之后，再努力给小朋友们写些东西。西谚云“生命从四十岁开始”。我想从一九八一年起，病好后再好好练习写字，练习走路。“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努力和小朋友们一同前进！

祝 你们健康快乐

你们的热情的朋友 冰 心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北京医院。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80年第24期。）

致赵清阁

清阁：

病中得你来信，还看到你给文藻的信，感谢你的惦念！我先是脑血栓，后是右胯骨骨折，前后住了将近半年的医院，现在定后天（星期五）出院了，怕回家后太乱，先给你写信。

阳翰老也在此住院，常常在一起闲谈，颇不寂寞。他是气管炎，还有其他的病，如疝气等，但他明年三月有去日本的任务，我看也够呛。

和翰老闲谈的时候，常常谈起你，据说你身体也不太好，这我是知道的，尤其是冬天，希望你多保重，少出去！

我脑血栓病可以说是恢复了，只是因为加上骨折，手脚不太灵便，希望慢慢可以康复起来。

病后写字不用眼镜了，字迹歪斜不可免，因为怕你惦记，同时我也惦记你，匆书数行，祝你新年百福。

冰 心

12、24、1980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